

# 皇城聚珍

## 清代殿本圖書特展簡介

吳璧雍

### 前言

清代王室以雄厚的財力，於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，正式設立武英殿修書處，專門刊印朝廷奉敕編纂的書籍，這些以武英殿修書處為中心所編印出來的圖書，簡稱「殿本」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中央政府出版品。

其實官府刻書由來久矣，五代、兩宋時期，中央負責刻書的機構為「國子監」，元代設立「興文署」，明代則由司禮監下的「經廠」印製。滿清入關以後，為了立刻承繼漢人的文化傳統，隨即暫借前明的「司禮監」，刻印一些滿、漢並陳的資政或勸善類圖書，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。

康熙十九年，正式的修書機構成立，地點就在武英殿內的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，稱作武英殿修書處。這是一個執行皇帝政治理念、展現文化趨向的機構，故以皇帝為首，下領一批學識淵博、擅長文辭、繪畫、書法的儒臣，在一群精於書寫、雕版、刷印、裝潢的工匠運作下，一部部校刊精善、雕鏤仔細、裝潢華麗的圖書被刊印出來，形成一個與歷代宮廷刻書大不相同的圖書體系，如其書名常冠有「御製」、「御選」、「御註」、「御批」、「欽定」等稱謂，以及不時可見的「御製序」，皆宣示著殿本圖書所蘊涵的帝王意志與威權。



帝學 清乾隆四十年永瑆手寫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史 清雍正間年武英殿刊初印校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除了內容的特定性外，雕工嚴謹、用料考究、裝潢富麗，是殿本圖書在形式上的重要特色，皆展現了皇家極致的精緻與奢華。因此本展覽將分做兩個單元，一方面從內容來看編刊的方向，包括：一、追求文化傳統；二、貫徹施政理念；三、展現文治武功；四、反映文物藏貯與鑑賞；五、尊崇佛教信仰等五個子題。

另就技術層面而言，除繼承明代以前的雕印成就外，尚以銅活字和木活字排印大型的類書與叢書，又結合中西技法，刊刻各類版畫或插圖，並運用多色套印，呈現出清代中央政府出版品的多彩多姿。

### 統治理念的展現

殿本圖書以「御製」、「欽定」等稱謂來標示其作為王室出版品的絕對性，內容自然有統治者對天下國家與對臣民的期待與目標，而出版事業正是展現其理念和文化視野的重要途徑，本次特展即以五個子題分別展示說明。



養正圖解 清光緒二十一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一、追求文化傳統

對一個以滿族為主體的統治階層而言，如何建立一套屬於本朝的立國哲學和道德標準，用以表明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正統地位，是相當重要的課題。所謂「帝王敷治，文教是先」，當政局穩定之後，康熙皇帝立即提出「稽古右文」的口號，一面頒刊四書五經，一面仿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例，用程朱理學為選文標準，編印《古文淵鑑》，於康熙二十四年（一六八五）先行出版滿文譯本，此後，或全面性、或專題性的文學巨編被陸續刊印出來，這是歷史上的創舉。

到了乾隆時代，皇帝特詔大批碩學鴻儒，校刊規模宏大、卷帙浩繁的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。前者集宋以前注釋及研究儒家經典之大成，從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開始編校，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刻印完工，凡三百四十八卷，由於經文和注文都加了句讀，非常方便閱讀；後者以明代北

京國子監本為底本，亦於乾隆四年始事，十一年竣工，為中國從上古到元代歷史的重要史料。而《明史》從纂修到刊印完工，耗時九十餘年，秉筆者百餘人，一方面以掌握歷史解釋權，宣告清朝在中國文化傳統的正統地位；另一方面，明代的滅亡對清人而言，是一個驚心的鑑誡，故以嚴謹的體例編修公私記載，為歷代官修史書之精品。

## 二、貫徹施政理念

開國艱難，守成不易。滿清政府以遊牧民族入主中土，知儒家修齊治平的治國之道最符合統治繼承者的需求，故一面借歷史典故、先賢言行，闡述君臣綱常以教育皇子；一面承續日講經筵的傳統，延請儒臣進講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以研習治國之道，故有《帝鑑圖說》、《養正圖解》等以歷代帝王史事為主題的教科書，也敕令將進講內容刊印成書，供全國生員共同學習，以了解政府



萬壽盛典初集 清康熙五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施政理念。以日講諸經而言，康熙十六年（一六七七）首印《日講四書解義》，以《四書》體現了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的思想，皆為作聖之基，治國之本。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續刊《日講書經解義》，三年後再刊《日講易經解義》，皆滿文和漢文本並陳，旨在學習治天下之法，了解治亂之倚伏，是重要的帝王之學。

其次，政府將理念轉化為政策以維護統治，則君臣對話的奏摺或可知其得失，故雍正《上諭》、《硃批諭旨》等行政檔案要付刊成書；而庶民的遵行有待教化，故康熙頒行《聖諭》十六條，又相傳引申，發揮成《廣訓》、《直解》等，凡可告誡庶民稼穡艱難、黽勉無逸之書，皆在刊印之列，其目的無非為了貫徹施政理念，推行國家政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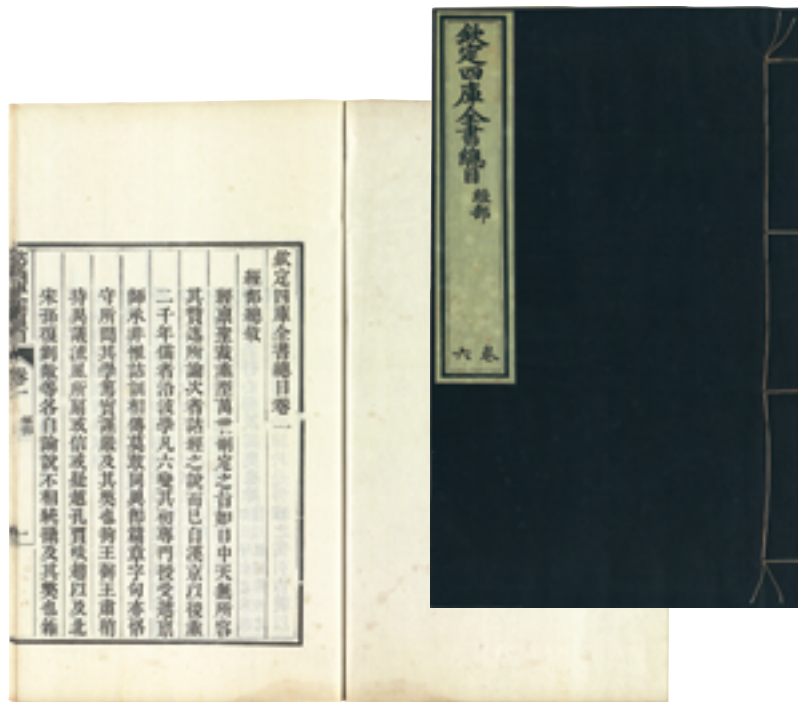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三、展現文治武功

孔子說：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」，禮樂既為治國之本，則歷代典章皆可借鏡，故

康、乾二朝不但重刊了唐杜佑的《通典》、宋鄭樵的《通志》、元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》，又續纂三通及本朝三通，形成所謂的「九通」；此外更參考古代禮制，編刊《大清通禮》、《皇朝禮器圖式》等書。

而皇帝幸魯、南巡、西巡以及壽辰慶典等活動，亦纂輯成書，以頌揚帝王仁德。如《萬壽盛典初集》，因緣於康熙六十壽誕，內外臣民紛赴慶祝，諸臣為紀此盛典，於是奏請王原祁主其事，一面繪成絹本設色之《萬壽圖》長卷，一面又以《萬壽圖》為藍本，校刻成圖籍。全書一百二十卷，其中卷四十一、四十二為圖，共一百四十八頁，連接起來則成一幅近二十丈的畫卷，描繪自暢春園至神武門之間張燈結彩的盛況，是一部繪刻皆精的紀實性圖書，充分表現了清初太平盛世的繁榮景象。

其他如康熙初年編纂的《大清會典》，是第一部綜合性的大綱大法；乾隆將會典與則例分開纂修成定例，至嘉慶



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時，又增加大量的圖繪，到了光緒第五次續修，卷帙已增至一千六百餘卷，有典、有例、有圖，完全展現了有清一代的典章制度，這是文治的表現。

遼闊的疆域是武力的成就，故山川形貌、輿地志書、域外民情皆纂刊成籍，如《皇清職貢圖》繪刻了三百多種不同民族和地區的人物，即展示了「遐荒率服」的多元轄區與形象。乾隆並言：「凡軍旅之事，必當有方略之書」，故有《平定兩金川方略》、《平定準噶爾方略》、《平定臺灣紀略》等等，而且多雕印成圖，既為慶功之紀念，也是宣揚武功的做法；不過就今天的眼光來看，其實是一種武裝侵略與鎮壓，對少數民族來說並不公平。

#### 四、反映文物藏貯與鑑賞

清宮承繼歷代宮廷收藏之器物、書畫，也創作了不少時新工藝，藏品之豐，前所未見。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，梁詩正等儒臣奉命將內府所度

藏的鼎彝尊罍等銅器約一千五百餘件，仿《宣和博古圖錄》，按器繪圖，編印成書，名曰《西清古鑑》，其後又有《錢譜》、《西清硯譜》之製，皆顯示乾隆對古器物的興味。而後《秘殿珠林》、《石渠寶笈》的編纂，展現了清宮對釋道二家及古今書畫名蹟收藏之富；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的編輯，則反映了秘府藏書之鉅。當四庫館開館以後，紀昀、陸錫熊等人奉命撰寫了二百卷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除著錄原書作者爵里、年代外，又考訂文字、評論得失，於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）完成，亦由武英殿承印，成為目錄學史上劃時代的鉅著，顯現了清代帝王的文化視野。

此外，詩文歌賦，托興寄情，《御製詩文集》蘊涵著皇帝對文化藝術的鑑賞，有時配合圖繪，如《避暑山莊詩》、《圓明園四十景詩》，皆由宮廷畫家繪圖，良匠精雕，其水流湮波、樓閣亭臺，皆流露出清代王室對江南園林的眷慕之情。

### 五、尊崇佛教信仰

以儒治國，以佛治心，清初諸帝皆信奉佛教，尤其尊崇藏傳佛教，不但京城內外修建了許多喇嘛寺廟，宮中也經常舉行法會，雍正皇帝更自號圓明居士，以佛教正統自居，從康熙、雍正到乾隆，三朝一百多年之間，就譯刻了滿、漢、蒙、藏四體文字之《大藏經》，而且多由內府主持。今院藏有康熙年間泥金寫本藏文《甘珠爾》、雍正時校刊的漢文《二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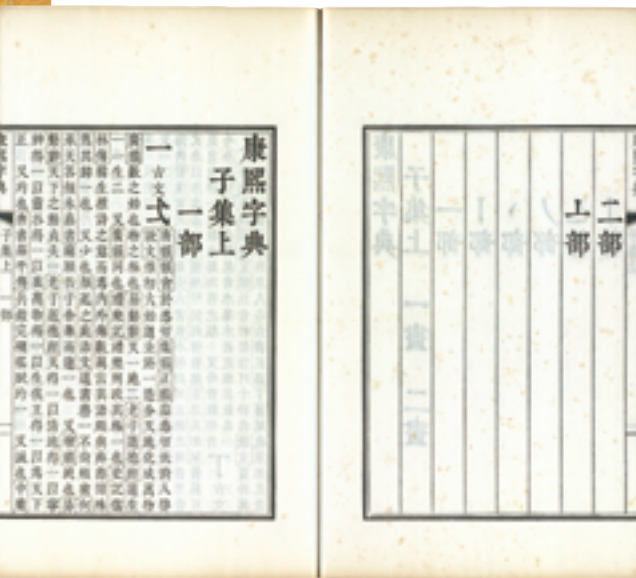


滿文大藏經 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九年內府朱印滿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八經同函》、乾隆時刊印的滿文《大藏經》，以及少量的佛典、高僧語錄，皆寫刻精良，裝潢華麗，宛如藝術品一般。本次展出的滿文《大藏經》，亦稱《清文全藏經》，是史上唯一一部滿文大藏，經文以雕版印刷，諸佛圖像為彩繪，作梵夾裝，共一百零八函，每函由經葉、護經板、經衣、經帶、經被組成，原供皇家御覽，今為研究滿族語彙與佛教圖像的重要文物。

### 國勢富強的表徵

殿本圖書在形式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工藝技術卓越。自武英殿修書處成立以後，在印刷方面已完全擺脫明末內府的刻書風格，形成自己的特色；裝幀形式也比前明更為多樣化，除最常見的線裝外，如《資政要覽》用蝴蝶裝，《御定仿宋相臺岳氏本五經》用包背裝，滿、藏文《大藏經》用梵夾裝，還有以整版摺葉的方式表現版畫插圖，如《御製避暑山莊詩》、《御製圓明園四十景



御定康熙字典 宋體字的代表  
清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刊本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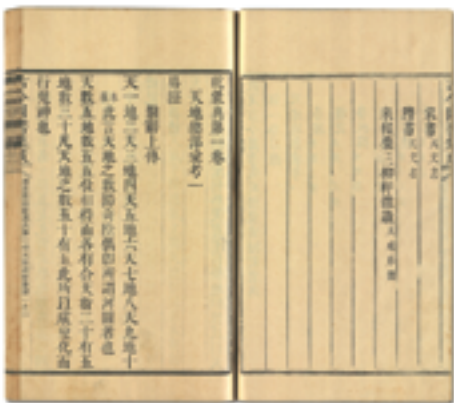
全唐詩 軟體字的代表 清康熙四十六年揚州詩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詩》。書的封面、函套則以圖案繁複的綾錦絹綢裱褙，甚至用木匣、漆盒，這是國勢強盛的表徵。

### 一、雕版印刷

這是承襲歷來的雕印經驗，指專由書手鈎摹御書、繕寫版樣，再經刻工操刀雕字，刷印而成的書。整個工作流程雖分工，但從字體來看，除御製詩文或原書序跋多採「軟體字」外，正文則用「宋體字」，所以雖雜出眾手，但筆畫如一，形成獨特的風格。

所謂「宋體字」，原是刻字工人在長期寫刻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印刷專用字體，所以也稱匠體字，又稱硬體字，如《康熙字典》就是以宋體字刊印而成的；所謂「軟體字」是相對於硬體字而言，原指揚州詩局所刻印的端楷體，精美秀麗，別具一格，後來把做歐陽詢的「歐字」或做趙孟頫的「趙字」或皇帝御書、諸臣代序這類，凡先書寫再繕樣、雕刻



古今圖書集成 清雍正四年武英殿銅活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字體也統稱為軟體字。

## 二、銅活字排印

有關活字印刷最早的記載，是北宋科學家沈括寫於《夢溪筆談》的畢昇膠泥活字，可惜當時的印刷品並未流傳下來。元代時，農學家王禎製作木活字，並改良排印技術，寫成《造活字印書法》，附於其不朽名著《農書》之後，為印刷史上極其珍貴的文獻。銅字印本則以明代華燧會通館所造為最早，今仍有印本存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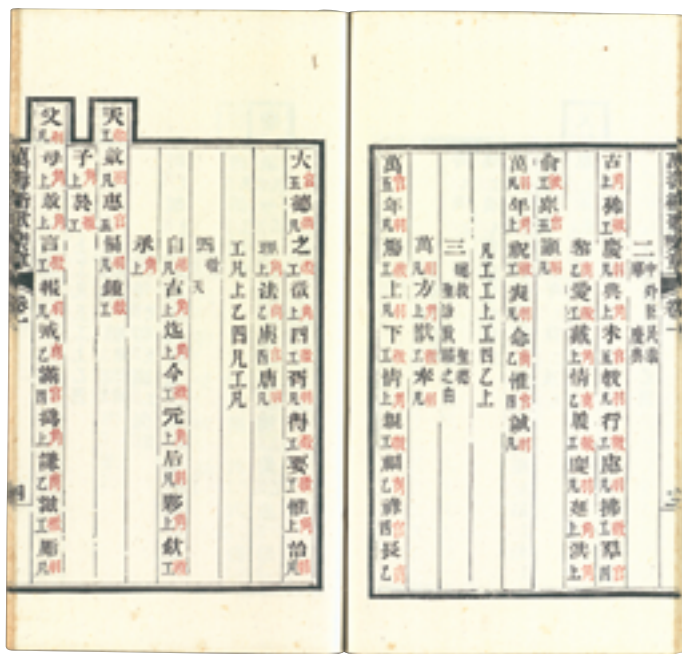
清康熙四十年（一七〇一），陳夢雷因侍誠親王胤祉讀書，受胤祉鼓勵，遂根據王府藏書和家藏典籍，編纂《圖書彙編》一書，於康熙四十五年（一七〇六）完成初稿，康熙御覽之後，賜名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。雍正時，戶部尚書蔣廷錫重新編校，並將署名改為自己，用銅活字排印，於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完成，是現存最大的一部類書，共分為六個彙編，三十二典，典下又分作六千一百零九部，部下分卷，



欽定大清會典圖 清嘉慶十八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凡一萬卷。編纂之初，康熙皇帝可能即決定用銅活字來刷印，故鑄刻了一批銅字模，先排印了《御製律呂正義》、《御定星曆考原》等書。此事雖無相關的檔案資料流傳下來，但根據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御製〈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詩〉記載：「康熙年間編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刻銅字為活版，排印藏功，貯之武英殿。」又《大清會典事例》載：「武英殿庫作，專司銅字、銅盤及擺列等事，雇擺字人每月每人工銀三兩五錢，刻銅字人每字工銀二分五厘。」略可推知銅字是鑄刻而成的。由於雕鏤精細，排印謹嚴，堪稱歷代金屬活字印本之冠。其間夾雜大量的版畫插圖約兩千多幅，一般認為是以木板雕印而成皆細膩可觀。

排印完工之後，大批銅字就收藏在武英殿的銅字庫，由專人管理，可惜管理人員監守自盜，銅字損失不少，正好當時北京錢貴，遂建議毀銅鑄錢，以避罰責。於是乾隆九年



萬壽衢歌樂章 清乾隆間武英殿朱墨套印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(一七四四)正式將銅字庫所殘存之銅字、銅盤全數鎔毀改鑄銅錢，而宮廷的銅活字印刷也從此劃下句點。

### 三、木活字排印

乾隆三十八年(一七七三)，清高宗敕令武英殿印製從《永樂大典》所輯出「人所罕觀，有裨世道人心」的部分書籍，採金簡的意見，用木活字排印。由於乾隆認為活字之名不雅，遂改用「聚珍」二字命名，此即「武英殿聚珍版」之由來。

當時金簡將刊印的過程，「分條別款，著為圖說」，俾使後來者有所遵循，定名為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，為印刷史上重要的文獻。當時，前後大約花了二十一年的時間，總共刻了二十五萬個棗木字，刷印了一百三十四種，二千三百九十三卷，若加上非活字的初刻本四種，則共有一百三十八種，二千四百一十四卷，史稱「聚珍版叢書」。

### 四、多色套印

現存最早的彩色套印本為元代至正元年(一三四一)中興路資福寺所刊《金剛經》，現藏臺灣國家圖書館，之後並不普遍。一直到明代晚期，湖州有閔齊伋和凌瀛初兩家才續將此技術發揚光大，由朱墨兩色發展至三色、四色，甚至五色。崇禎時，套印技術又被江寧人吳發祥和休寧人胡正言運用到版畫上，以所謂「餛板」、「拱花」印出了劃時代的作品，即《蘿軒變古箋譜》和《十竹齋畫譜》、《十竹齋箋譜》，成為習畫者臨摹的範本。清代武英殿雖無等質的作品出現，但套印色彩純正，紙墨精良，以無重疊偏差而稱名，其中朱墨二色套印最多，三色以上雖少，但如《勸善金科》、《御選古文淵鑑》則為朱、墨、黃、藍、綠五色套印。比較罕見的則是活字與套印技術的結合，如《萬壽衢歌樂章》、《欽定詩經樂譜全書》等，由於工序複雜，傳世稀少，值得珍視。



御製耕織圖詩 清康熙三十五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五、版畫插圖

插圖多也是殿本圖書的特色之一，由於構圖多出自宮廷畫家，故場面恢宏，格調華麗，明顯的呈現皇家特有的趣味。主要作品多在康、雍、乾三朝，如《御製耕織圖詩》，是康熙南巡時，因得宋人《耕織圖》而命畫師重繪者。每圖附康熙御題行草七言絕句一首，由宮廷鑄刻高手朱珪、梅裕鳳雕版，詩情畫意，渾然一體，為清初內府刻書的傑出作品。《萬壽盛典·初集》則是另一部圖文並俱、繪刻皆精的紀實性圖籍。至於雍正朝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插畫，題材廣泛，雕鏤精細，堪稱傑作。乾隆時期繪刻套印了《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》，由宮廷畫家沈源、孫祐繪圖，良匠精雕，為版畫藝術史上的珍品。

但最值得一提的是，清宮內府的銅版畫製作，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，印刷數量有限，外界鮮為一見。最早完成的是，由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

(Matteo Ripa) 主持雕印的《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》，是一部仿木刻技法的銅版畫作品；由康熙詠詩，揆敘作注，畫家沈喻據詩意補圖，精緻細膩，為清宮第一部銅版畫作。最有名的則屬《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》，是一套由當時供奉清宮的西洋傳教士郎世寧等人繪圖，然後送往法國雕印而成的銅版畫。場面開闊，結構複雜，尤其是運用了明暗凹凸、投影透視等技法，反映出當時歐洲銅版印刷的高度水準。

## 六、裝潢工藝

殿本圖書的裝潢形式十分多樣，有卷軸裝、經摺裝、梵夾裝、蝴蝶裝、包背裝和最普遍的線裝；在尺寸上亦有大有小，因內容而定，比較特別的是，當時會利用刊刻《十三經》和《二十一史》所剩餘的零材短版雕成「袖珍本」，深受乾隆喜愛，特以「古香齋」命名。至於各書的封面、函套，在選材和用色上皆十分嚴格，不可



御製文初集 清乾隆間內府朱絲欄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越製，譬如黃、紅多用於《實錄》、《會典》、《聖訓》，藍色則多用於儒家經典、子部、集部諸書，皆製作精巧而多變。書別配件則從玉、象牙到駝骨、木別皆有；書匣、書盒更以紫檀、楠木外加鑲嵌、描金、掐絲等裝飾，展現了皇家的尊貴和威嚴，是歷代書籍裝潢史上所僅見。

### 結語

本院收藏殿本圖書越一千種，包括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三套，凡五萬三千多冊，由於多屬呈覽本或陳設本，所以堪稱書中極品，是外界難得一見的圖書。由於以往的展覽多著重在華麗的裝潢和銅版畫的成就，對內容所呈現的政治意涵往往忽略，故本次特展，除介紹其工藝技術外，特強調其刊印內容，希望藉此來窺探一個以滿族為主體的統治階層，如何在漢文化體系中立足，並努力保有自己的文化色彩。